

王安石全集

新式標點

王安石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敘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晉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雌雄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何爲之？客曰：不然，臯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窗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

王安石全集序

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踐駁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尙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較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敝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眞者，其惟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崇仁吳澄

臨川文集序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讎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喟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毋乃勦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勸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瞀，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歎曰：「若公者，豈獨長於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公墓

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祀田，予旣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嘉靖丙午九月旣望臨川縣知縣後學象山應雲鶴謹識

臨川文集後敘

邑侯應君雲鶴刻荆公集成，余適東探禹穴，覲石梁雁蕩而歸，屬敘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於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覩也。然而新法一行，羣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爲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師郕，費豈羣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況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爲管仲者，非夫子之所深

與哉？世喪道千有餘年，非實得其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於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束私見而攀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膠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親遠，意有所說，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昔充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衰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爲急。猶人癰疽並發於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既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深憂之，故每啓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爲戒，蓋欲早爲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滯，實臟腑而攻潰之，洗瘡痍而登之太和也。一時諸賢既往，或齊公之見怪其作用，而乘客氣勝心以逞者，又復攘臂其間，訐以爲直不遜爲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爲賢，甚至擾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幾於亂政者哉？元祐盡罷新法，則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中興，復文武之竟土矣。乃顧因循，坐致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於夷狄，一如公所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尙爲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於公有光矣。豈至淪胥有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舉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忍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貽後悔，非其有所蔽

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羣議，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懣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爲蔽不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於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禦擊恢服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於未形乎？於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既變之後，則橫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虜，豈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爲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菴子序之詳矣。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隱者著之耳。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蘊開物致君之才，居承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將不優於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於民也，矣。習聞之，故梓其集於臨川云。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後學陳九川敘。

臨川文集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焉而不以己與者乎？未嘗無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無所長而慊然其不敢恃。虛懷夷氣，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強轉運，嘗行於韜光挫銳之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觀之情，撓乎其間，則雖有不韙之名，涉似之迹，猶受而甘之，益外轉其所未融，而內潛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己與焉，則阻隘閑隔，不聯不貫，而況相天下者，其物情國經，殊才積勢，取給於贊決，有非以一己能徧察而獨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璋孤特之行，竣於矜己以收其聲，持剴決督厲之用，必於責人以速其效，是卑處散地，效一官者則可爾。據宰相之尊，將奉其君以釐新大業，天下方狃其舊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卽其雅度夷氣，能收其形於外，而潛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屬於胸臆，則幾微不能自掩，聲言笑貌，無以潰灌於物，始而矜中而勝，終而固爭，迨夫情憤愧而詞乖激，才易事憤，而天下始不勝其弊矣。矜己而卒於謗，責人而卒於叛，背於道而求濟，宜其難矣。宋荊國王文公嘗相神宗，憫日弱之勢，覩積弊之時，方欲變法更制，舉其主於堯舜，而公以平生卓絕之行，精博之學，處得君之地，觀其注意措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然其時每一法出，則天下皆駭

而爭，攻擊疏分，曾無虛日。比公不安而去，雖其所嘗薦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謂爲邪。而靖康之禍，或歸其罪於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猶得辭其過於後，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卒用爲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後世幾稱過乎？嗟夫！如公者，豈非所謂瑰璋孤特之行，欲勝天下以長，而剴決督厲之用，欲泰天下以所立者與公，旣以其高自處，而視天下莫並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與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間而入，反復排擊之餘，法制數易，民眩於聽，官易其常，始囂然索其平和敦龐之氣，獨程淳公嘗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語，誠深知公所爲病。若是而歸基禍之過於公，於情未稱，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經，而貫徹三才，其體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錯，無出於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獻畝翻然之志，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書也？德安吉陽何先生巡撫江西，悉僉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於撫州，而命沐爲序。沐嘗從先生得聞「天地萬物一體」之學，輒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後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前奉敕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王宗沐書

宋史本傳

元托克托撰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熱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鶡，其儕求之不與，特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人。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天下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優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赴。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

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維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癯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

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八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

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授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壘、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 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 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會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石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

疆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驪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壤一郡；在朝廷，則壤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隸 英州。唐垕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閱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轡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僧所爲。」

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讓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

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旣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患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時，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

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頤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誦。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

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選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石全集目錄上

卷一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後元豐行

夜夢與和甫別因寄純甫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

徐熙花

燕侍郎山水

陶繡菜

送沈氏妹於白鷺洲遇雪作詩寄天驤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同王潛賢良賦龜

示元度

仲明父至宿明日遂行

杏花

奉酬約之見招

寄吳氏女子

贈約之

寄楊德逢

王安石全集 目錄上

卷二

古詩

題南康晏使君望雲亭

海亭

光宅寺

春日晚行

新花

四皓二首

真人

寄蔡氏女子二首

夢黃吉甫

再次前韻寄楊德逢
仲明父不至

與呂望之上東嶺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

要望之過我廬

聞望之解舟

法雲

鸞碣

月夜二首

兩山間

王安石全集

目錄上

二

遊土山示蔡天啓祕校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示安大師

示寶覺

定林示道原

我所思寄黃吉甫

寄朱昌叔

與僧道昇二首

贈彭器資

贈王居士

贈李士雲

卷三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定林寺

題定林壁

移桃花示俞秀老

對蕤廬道原至草堂寺

書八功德水庵

放魚

蠹風

偶書二首

卽事二首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自遣

自喻

古意

吾心

無營

病起

獨歸

獨臥有懷

無動

夢

車載板二首

跋黃魯直畫

過楊德逢莊

秋熱

秋早

卷四

古詩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望鍾山

思北山

上南岡

謝公墩

秋夜泛舟

和耿天騫同遊定林

次韻約之謝惠詩

次給舍弟江上

酬王濟賢良松泉二詩

答俞秀老

清涼寺送王彥魯

送惠思上人

老景

雜詠八首

張良

司馬遷

諸葛武侯

讀墨

讀秦漢間事

王安石全集

目錄上

卷五

古詩

幽谷引

明妃曲二首

桃源行

食黍行

歎息行

送春

兼并

和吳御史汴渠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

酬王伯虎

答虞醇翁

送潮州呂使君

寄曾子固二首

虎圖

次韻信都公石枕蘄簾

和吳沖卿雪

和沖卿雪詩并示持國

送石廣歸寧

送張拱微出都

于父石全集 目錄上

四

客題睡軒

冲卿席上

塞翁行

白溝行

河間

陳橋

澶州

卷六

古詩

北客置酒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送吳仲庶出守潭州

雜詠三首

卽事三首

送鄭叔熊歸閩

寄二弟時往臨川

李氏沅江書堂

休假大佛寺

別謝師宰

解使事汨棠陰時三弟皆在京卽二首

驛驢

寄朱氏妹

贈陳景初

贈張康

送程公闢守洪州

鳳凰山

夢中作

彭蠡

牛渚

東門

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

卷七

古詩

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詩用其韻和酬

用王微之韻和酬卽事書懷

和仲求卽席分題

出鞏縣

書任村馬鋪

葛蘿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西風

久雨

和王勝之雪霰借馬入省
和吳冲卿鷗鳴樹石屏

送李宣叔倅漳州

送裴如晦宰吳江

韓持國從富井州辟

寄吳冲卿

韓持國見訪

思王逢原

登景德塔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

寄王逢原

寄正之

思古

昔日

送裴如晦卽席分題三首

卷八

古詩

兩馬齒俱壯

春從沙磧底

晨興望南山

結屋山澗曲

朝日一暴

黃菊有至性

少狂喜文章

三戰敗不羞

少年見青春

白日不照物

草端無華滋

一日不再飯

秋枝如殘人

青青西門槐

天下不用車

山田久欲拆

聖賢何常施

散髮一扁舟

道人北山來

今日非昨日

秋日不可見

騏驥在霜野

悲哉孔子沒

秋庭午吏散

秋日在梧桐

王安石全集 目錄上

六

我欲往滄海

前日石上松

日出堂上飲

卷九

古詩

孔子

楊雄二首

漢文帝

秦始皇

韓信

叔孫通

東方朔

楊劉

臧倉

田單

戴不勝

陸忠州

開元行

相送行效張籍

陰漫漫行

一日歸行

泮水

陰山畫虎圖

杜甫畫像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答揚州劉原甫

寄鄂州張使君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悼四明杜醇

哭梅聖俞

遊章義寺

飯祈澤寺

答瑞新十遠

送文學士倅邛州

送宋中道通判洺州

送張公儀宰安豐

送陳諤

送孫長倩歸輝州

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

雲山詩送正之

卷十

古詩